湖北日报
2024.9.19 星期四
主编：农新瑜 版式：白云 E-mail：hbrbdhfk@sina.com

“胜利的回响——湖北解放故事”
湖北日报 湖北省作协 联合主办

75年前，新中国胜利诞生。当年，荆楚大地上一座座城市，一个个乡村实现解放，回到人民的手中。如今，解放胜利的号角声犹在回响，那些难忘的历史、伟大的时刻值得荆楚儿女永远铭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深入挖掘湖北红色文化，湖北日报编辑部与湖北省作家协会一起，联合推出“胜利的回响——湖北解放故事”文学作品征集活动。今起开始选登部分优秀作品，敬请关注。

横扫千军追穷寇

□ 韩永强

1949年的8月7日，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爷爷人生永远不能遗忘的高光时刻，从此以后，每次回首往事他都会产生掩饰不住的自豪。

1949年初，根据全国战略态势，党中央命令从东北一路打过来的第四野战军发起“宜当战役”。蒋介石让他的心腹爱将宋希濂把战斗力较强、武器装备精良的部队调防宜昌，企图守住长江中游防线，实施其“西南联防计划”。7月9日，东北野战军47军在当阳观音寺与国民党部队遭遇，宜当战役打响。7月15日晨，东北野战军38军从临江铺强渡长江成功，16日凌晨，东北野战军47军、湖北军区独立1师分别从宜昌城周边的镇镜山、北门、东门、铁路坝、北山坡、杨岔路攻进宜昌城区。仅用一天时间，宜昌城解放。解放大军溯江而上，翻山越岭直奔兴山秭归两县。

8月7日，湖北军区独立1师2团在全歼了少量地方团防武装后，从官庄坪插到归州城将军堡，居高临下直扑归州古城。此时归州城内敌人早在几天前已分批撤退到江南，宋希濂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恩施，直逼重庆的脚步。

1949年的8月，恰逢长江秋汛高涨，归州城西的著名险滩九龙奔江浊浪排空，阻挡住了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步伐。享有“归州第二艄公”名号的我的爷爷，自然成为了运送大军过江船工的当然人选。九龙奔江由南北向的九道巨大石梁依次排列而成，正是因为有这九道石梁横卧江中，归州古城才在数千年间避免了被江水冲击坍塌的危险。九龙奔江险滩之上有一个回水湾，被称为顶塘，自古以来从重庆四川顺江而下的大小柏木船，都要在顶塘泊岸，请本地艄公掌梢把舵，才能闯过九龙奔江险滩。从小在江边长大的爷爷，凭自己对险滩规律习性的把握，摸索出了如何避让漩涡、见风使舵的绝活儿，有了“归州第二艄公”名号。凭借这个名号，爷爷在顶塘上为川帮柏木船引航过险滩而挣钱养家。

解放军首长找到爷爷，说明了他们希望爷爷支持大军渡江的要求。爷爷说，我可以掌舵，但是光有我一个人不行啊。首长说船工和木船都找到了，但是船工们说这么大的水，没有您掌舵过不去。爷爷驾船入川江下武汉见多识广，知道解放军的好，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爷爷跟着找他的解放军首长来到顶塘江边，见到好几条大小不等的柏木船早已依次排开，船上坐满了端着枪的战士，只等爷爷掌舵开船。爷爷被请到最大的那条船上，把舵把子握到手里，亮开嗓子招呼其他船上的船老大说，你们跟在我后头绕开那几个大漩涡，看到最大的漩涡泡发威时，马上见风使舵抢几把力，只要搭上那趟漩涡泡水，船就可以借势拢岸了。爷爷把诀窍交代清楚后，让伙计们把布条（即船帆）升起来，亮开苍凉的嗓子唱起了“抢水号子”：伙计们，快点儿抓紧桡杆子用大力呀，我的连手！齐心合力不歇气呀我的连手！在爷爷气吞江河的呼号中，桡夫子们把船板跺得发出轰鸣之声，嘴里唱出高亢急促的号子：“我的连手啊，齐心合力不歇气呀连手！”柏木船在号子声中，划开江水左让右躲，直奔对岸。对面八碟湖岸边，躲在工事里的敌人突然枪声四起。船上的解放军战士们也在长官指挥下，向着岸上的敌人猛烈开火。

船上枪声一响，岸上的敌人眼看柏木船就要靠岸了，飞快地向山上的树丛里逃跑了。船还没拢岸，有战士就要跳下水去追，爷爷急得大叫，跳不得跳不得，跳下去就要被浪卷走。爷爷知道，这个时候跳下船的人，不要一分钟就会被浪头卷到江里，再也爬不上岸了。所有的船都跟着爷爷的船靠岸了，100多个战士跳下船就大声喊着“冲啊”向山上追了过去。这次渡江虽然惊险，但是凭借爷爷过人的技术指挥，所有的木船都顺利渡过长江，加上敌人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一触即溃，船工和解放军都没有伤亡。

我问过爷爷，你们为什么只送了100多个人过江？爷爷说，从顶塘上过江的只有这么多人，后来才晓得更多的解放军是沿着江往上追的，上面有老坟园、墩子石、蟒蛇寨几个渡口，过江的更多。我又问爷爷，当时你怕不怕？他顿了顿说，龟儿子才不怕！特别是子弹飞过来的声音像哨子一样叫着，听了脑壳皮子都是麻的，但是这个时候慌不得，一船几十条命都在我手里，心里一慌舵一摆船就会垮滩，后面的船也会发慌，那就要出大拐这个时候，只有把号子喊响亮，吆喝着伙计们使力把船往前划，才能险中求生。

有一次爷爷喝了酒，又讲起他的光荣历史。我笑着问他，政府给你记功了没有？爷爷放下酒杯盯着我问：你知道渡江追上去的解放军牺牲了多少？那些人有的从东北一路打过来，把命丢在秭归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爷爷说着说着，眼睛里泛起了泪花儿。他抿了一口酒，仿佛在努力回想那个解放军长官或者某个战士的面容。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我送过江的解放军有没有牺牲的，但是听沙皮子说，坐他的船从老坟园过江的江连长，牺牲在了沙镇溪的一个山包上。另外还有七八个战士也牺牲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据老人们讲，事后有政府干部找到爷爷，对他表示感谢并问他想要什么奖励。爷爷说我只做了一件该做的事，不要政府奖励。

长大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秭归和牺牲在秭归的烈士，开展过调查，找到了爷爷说的那位江连长的线索。相关资料显示江连长是河南省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1师二团三营七连连长，是河南什么地方的人也不知道。

1949年8月13日，江连长奉命从水田坝出发，急行军从秭归老坟园渡江。当日下午，江连长率领连队到达沙镇溪的三星店宿营。次日晨，江连长派3名侦察员出去侦察。侦察员出门不久就发现从马宗岭、马家坝方向来了两股敌人。他们是国民党第二军两个团的兵力，从江南的巴东反扑过来，企图抵挡解放军的进攻。侦查员果断鸣枪三声，以示发现敌情，七连战士迅速进入战壕阻击来犯之敌。三星店阵地遭到敌军八二炮的轰击，加上敌军三挺重机枪扫射，压得解放军战士抬不起头来。江连长果断命令靠近打。敌军炮轰和机枪一阵狂扫之后，没见解放军还击，气势汹汹地飞奔下山到我军阵地前30米左右时，解放军战士突然猛烈开火，冲在前面的敌军倒下一大片，立即慌忙后撤。

敌军一个团的兵力反复组织进攻，江连长兵力不足又没有重武器，不得不利用地势迂回作战。敌军团长下令猛冲硬打，江连长不幸手臂受伤，7名战士负伤。危急时刻，独立一师二团三营全部渡江到达陕西营。但此时敌人从另一个方向又增加了两个团，一个营要打败三个团的敌军，任务十分艰巨。为减少伤亡，团部命令七连继续阻击敌人，掩护三营撤退。激战中机枪手中弹牺牲，其他的战士也纷纷牺牲。这时江连长得知三营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安全地带，命令余下的10多名战士向陕西营主力部队方向撤退，赶上前面的大部队，他自己留下断后。江连长端着机枪，利用有利地形，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眼看战友安全撤离，早已腹部中弹的江连长边打边撤，大腿又不幸中弹落入敌手，被凶残歹毒的国民党大队长用刀割其头颅英勇就义，时年31岁。

正如爷爷说的那样，那些牺牲在秭归的解放军战士，叫什么名字、故乡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江连长的“江”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是“姜”，直到1985年一位自称是他的通讯员的老战士找到这里，告诉当地政府应该是“江连长”，烈士碑上的名字才被更正过来。

75年白驹过隙，烈士们鲜血染红的土地，年年岁岁盛开着幸福的花朵，让每一位享受幸福生活的人感念着他们的伟大。爷爷和他的高光时刻，也如一面镜子照亮着我人生的航向。

乡村琴痴

□ 吴梅芳

吃过晚饭，我喜欢出小区西门往郊区散步。一刻钟就过了城郊接合部，步入崇阳县天城镇肥塘村，满畈绿油油的稻子在微风中摇曳，就像一张巨大的绿毯在颤动，火红的夕阳照在绿毯上，形成一幅绝美的油画。

每次散步到这个村庄，都能听到悠扬的琴音。有时是用二胡拉《二泉映月》，那如泣如诉的旋律叩击着人的心房。循音而去，远远地，只见这位拉琴者穿着白色的旧汗衫，面容清瘦，胡子花白，鼻子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他的腰是弯的，但他尽量端坐在凳上，左手端着二胡，右手拉弦，刚劲有力，仿佛在表现盲人阿炳困境中不失坚韧品格，苦难中坚守音乐梦想。

有时是用提琴拉崇阳提琴戏《双合莲》。琴声急切时，只见他微闭双眼，手速疾飞，摇头晃脑，一副沉醉其中的模样；琴声低沉时，好似珠子在盘中滚动，又如河水在呜咽，断断续续，缠绵悱恻，表现男女主人公胡三保、郑秀英的爱情悲剧。只是此时，他那弯着的身子更弯了。

开始，我以为这个拉琴的人是退休回乡的干部，即使不是大富大贵，最起码也是衣食无忧。后来多次与之接触，才知道他只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姓任，我称他任师傅。在他七十多年的人生里，埋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出门会耕田种地，进门会拉琴，更难得的是还会制琴。

任师傅的家就在稻田边，是一栋简陋的两层楼房，第一层的大客厅即是他的工作室。室内显得比较拥挤，挂着制好的提琴、小提琴，摆着斧头、锉刀、刨子、角尺、墨斗等各种工具和制作提琴所需要的材料。七十多岁的他，近九十度弯腰驼背，戴着一副老花镜，穿着简单的衣衫，每天不是伛偻着身子站在台前刨、抠、锉，就是蹲在地上蒙琴筒、组装成品。他是那么地一丝不苟，心无旁骛，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他的心爱之物。

任师傅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十岁就学着帮父亲打下手，几年时间就学会了木工活。家庭贫困，仅读小学毕业，就在家务农。当时崇阳提琴戏演唱非常火热，很多村子都有戏班。任师傅十分爱看提琴戏，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追着看，有时甚至步行10多里追戏。提琴拉出的悠扬曲调，令他着迷。

不久，他从舅舅家借到一把二胡，二胡拉出的声音同样是那么迷人。会木工的他，便照着样子制作二胡。制作的二胡音质虽然不十分理想，但初试成功给了他极大的自信。之后，他通过熟人找提琴戏剧团借来一把淘汰的提琴，仔细研究，试着制作崇阳提琴。

做提琴需要30多道工序，20天左右时间。首先是备料，做琴筒的楠竹和其他木材要放在石灰水里浸泡一天一夜，再捞起来放在阴凉通风处晾一个月，以防生虫、开裂、变形。其次是下料，把琴筒的青皮和轴心刮掉，晾20天，然后把蛇皮蒙上。第三步是安装琴弦，试音。

提琴制好后，拿到剧团请琴师试拉，找出不足，再作改进。经过无数次试拉、改进，任师傅终于将提琴制作成功，其外形美观，音色悦耳。此后，崇阳一些剧团开始找他买琴。

任师傅不仅把崇阳提琴做得越来越精致，而且对西洋小提琴制作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源于1995年他在深圳听了一场音乐会，被小提琴演奏出来的优美旋律深深打动，于是暗暗发誓要制作一把小提琴。他买来制作小提琴的工具书，认真学习，深入研究，一边看书，一边实践。

经历了无数个灯下的不眠之夜和心酸的失败之后，任师傅终于做成了一把音色优美的小提琴。为提高制琴技术，他每年自费到上海国际博览中心参观学习。美国南犹他大学音乐指挥教授、乐团总监、美籍华人孙逊在武汉演出，听说任师傅会做小提琴，专程到崇阳看望他并合影留念，还把他制作的小提琴带到美国代售。

做乐器不仅要求木工活好，还得懂音律。夜晚的灯光下，任师傅打开音乐方面的书，认真学习研究。每做完一个乐器，他都能够根据购买者的要求，校好音调。他会拉崇阳提琴戏的各个本子。每当听说有新本子，就去找戏班借来曲谱，抄在本上，照着曲谱慢慢学。

为了生活，白天，任师傅要做农活，耕田种地，确保一家人不饿肚子。晚上，他就在工作室里制琴，或者，在自家门前拉琴。

琴声把村子的人都吸引来了，大家屏声静听，享受这免费的演奏音乐会。在音乐的滋润下，劳动的疲惫不知不觉消散了。狗儿、猫儿也依在人们脚下聆听。有时候，连鸡也舍不得进笼，蹲在一旁赶热闹。

在悉心钻研制琴的同时，任师傅产生了很多灵感，于是大胆创新，进行技术改造。比如，采用牛角做二胡琴筒，使二胡的音质变得浑厚、含蓄。他发明制作的曲杆二胡，在传统二胡的基础上，将琴杆下部拉弦部位挖去一部分，让出琴筒中心使琴筒皮面与琴弓成90度直角空间，使琴弓在无障碍的直角空间自然运行而得到最佳发音效果，获得了国家专利。

他把一生的心血都融进了琴中，是名副其实的琴痴。但收入却非常微薄，一把崇阳提琴只卖得一千多元，一把西洋小提琴虽然可卖三五千，但买的人很少。好在儿子们长大后非常支持他，后来，他不用耕田了，只醉心于自己的爱好。小儿子传承了任师傅的手艺，只要有时间，就跟着父亲一起制琴。

拥有智慧头脑和创新才能的任师傅，就这样一辈子待在农村，做琴、拉琴，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琴者。

不久前，听说任师傅已经去世，享年八十岁。我心情难以平静，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浮现脑海。凡人不凡，这位农民艺人、村庄琴者永远活在大家心中。请允许我记下他的名字——任子文，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传承大师称号获得者。

恩施大峡谷（综合材料） 马清用 作

庖丁解“诗”

——读《易飞掰诗——当代诗人佳作解读》

□ 鲁侠客

诗人、诗评家易飞原本主攻小说创作，近几年潜心诗歌创作和评论，他的新著——诗歌评论集《易飞掰诗——当代诗人佳作解读》，不同于既往的诗歌评论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其文本细读，抵达了一种“庖丁解牛”的精深程度，即将一首诗逐节逐节解读，甚至逐字逐字解读，这在评论界是很少见的。没有深厚的诗学素养，没有广阔的阅读视野，没有举一反三的解构能力不可为之。

易飞不仅完成了这部新著（点评74位诗人，逾20万字），而且构建起一种崭新的诗歌评论体系，其中包含文本细读、诗意发生学、诗歌语言修辞术以及诗歌美学风格分析、比较文学分析等。

其中诗意发生学，我借用了“循证医学”的概念（循证医学主要探究疾病起因），将之命名为“循证诗学”（探究诗意生成的泉源）。这种诗歌评论方法，较之既往诗歌评论更富启悟性、在场性、鲜活性、实操性，尤其是实操性更为突出。诗歌在他笔下不再神秘，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可以预见，这部评论集将成为诗歌写作的实操典范。

作者践行了“诗无达诂”诗歌评论传统，在这部评论集中切实做到了文本细读，不仅逐节解读，甚至逐字解读，这种诗歌工匠精神，体现了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他以犀利的洞察，独特的视角，侧身而入文本，精准把脉，发现每首诗歌沉实的脉象和高光亮点。他也像一位专业导游，引领阅读者进行一次深度的诗意之旅。

“蜕皮。把痛苦转变为/可供领悟的道理：一件挂在/树枝上晃来晃去的外套。又一次它从/旧我那里返回，抬起头”——这是胡弦诗《蛇》的第四节，作者点评道：“蜕掉的皮成为树枝上晃来晃去的外套，这鲜活而准确的意象，非常人可以捕得，且实且虚。外套有意味，它蜕掉的只是形式吗？它的内心还停留在过去的日子吗？请注意它从旧我那里返回，抬起头，其有所指，因为它抬起头。蛇抬起头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但这里已不只是抬起头，它可能要与过去某个时段的自己告别或决裂。”

他将潜隐在字里行间的诗意“掰”了出来，而且掰得有理有据，令人豁然开朗。他将诗歌概念与诗意内涵，通过“庖丁解牛”的方式予以展现。

在所有文体中，诗歌是最神秘的一种，有时解构诠释诗意，除去诗歌技艺层面的理解，还需要生活经验和人生履历的辅助帮衬，而易飞通过自己独特的放大镜，将斑斓多姿的各种语言之外的诗意“掰”了出来。

这是张执浩诗《减压阀》中的一句：“我确信眼前的这口锅里正在炖/一种从未见过的事物，我确信/此刻压力很大/但我不会抛开”。对此作者点评道：“它仅仅是指婚姻生活吗？高压锅无处不在，生活的压力也无处不在，我们始终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高压锅，面对现实。每个人都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找到属于自己的减压阀，不让其爆炸。”

这种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点评方式，贯穿整部评论集，可谓醍醐灌顶，令人击节称叹。

书中对诗人诗学与审美风格，以及诗歌的精神底色，也都有独到的发现与诠释。74位诗人，风格各异，百花齐放。在点评雷平阳诗歌《养虎》中，作者评价道：“雷平阳是一位能够旷日持久在写作中保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他对母语，地方性有着个人式的偏执和土著式的虔诚……特别是雷平阳近年来的作品，跋涉在现代汉语诗歌的某种极致和穹顶，似乎想在汉语诗歌的天空刨出一个洞，飞升至某个不可知的领空或神的界面。”

在点评刘川诗歌《如果用医院的X光机看这个世界》中，作者写道：“刘川的诗辨识度很高，盖因异于常人的进入方式，或者用摄影术语来打个比方更贴切：取位。他的取位是刘川式的，他的镜头架在哪里呢？每首诗都是不一样的，天上的，地下的，侧面的，反面的，背后的，正的（几乎没有），反的，预设的，推演的……”

这样的点评可谓全方位、无死角的艺术探照灯式的透视，体现了一个诗评家的缜密思维和全面立体的艺术鉴赏力。

作为一名诗人，作者深谙诗歌开篇的重要性，尤其是第一句的重要性。在点评西川的诗歌《暮色》时他写道：“一首诗的第一句非常重要，是要命的第一句，其确定叙述的格调、品格，以描述隐喻性场景进入，成为张力的预设，使之呈现模糊性。如果略带感伤与忧郁，则更为打动人心。”

如果说既往的诗歌评论侧重于诗歌整体诠释解构，那么这部《易飞掰诗——当代诗人佳作解读》则是进入了每一首诗神秘的腹地，引领读者不仅欣赏诗学风格艺术特点，更重要的是全面剖析诗意的生成，从而令读者洞悉了诗歌与诗意的涵义，对之前大众诗歌认知误区，有强力纠偏作用。其中，他对诗歌写作中语言、修辞、表达差异，普通写法与高级写法的鉴别都有详解，从这一点而言，其诗歌点评是具有开创性的。

在他的点评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首诗是需要诗人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个完成，主要指诗意的释放与解读。一位诗人根据艺术构思，写就一首诗，语言之外到底有多少诗意（言外之意），也是决定一首诗成功的关键要素。因此说，一首诗最终的完成，是诗人和心有灵犀、具有高度敏感颖悟能力读者的双向完成。

夏日茅田（外二首）

□ 梁必文

夏日，走进茅田
不见葳蕤的茅草
只见时断时续的传说
和遍地苞谷
风从苞谷叶上滑过
绿油油，凉飕飕
你说，这里海拔一千三百米
平均气温二十三度
负氧离子三万多（每立方）
我也感觉到了
蓝天如洗，阳光如蜜
空气有树叶和青草的滋味
几朵白云，像谁家
晾晒的棉絮，挂在
半山腰，风吹不动
我站在六楼阳台上
正好与我的目光平齐

传说

依稀是被洪水和战乱的鞭子
无情驱赶的人群，脚踩泥泞
也踩着背井离乡的疼痛
从平原，一路跋涉来到这里
卸下肩上破旧的行囊
急忙挽茅垦荒，结草为庐
经数百年繁衍，斗转星移
才有了今日茅田的熙攘
此刻，我穿行在老街
一条幸存的细长而又逼仄的小巷
像穿行在岁月斑驳的隧道
几个坐在巷口闲聊的老人
见我来，连忙掐断了话语
静默、惊讶、凝迟的目光
似在询问：你来自何方？

夙愿

像前世约定神的指引
数百年后，你沿着祖先的足迹
一路寻觅跋涉到这里
来不及抖落满身的风尘
便被这里得天独厚的山水吸引
更被那浓郁的乡情感动
于是下定决心扎根茅田
精心擘画，种下了这一栋又一栋
宜居康养的公寓楼房，让那些
慕名而来旅居的游子流连忘返
偶尔闲暇，你也隐入
陌生的人群中，像试探水温
耐心倾听游子的议论与呼声
抑或，只是为了看一眼
从他们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
惬意的神情。然后
默默离开，在人群中消失
而此刻，广场上音乐又再次升起
一堆熊熊待燃的篝火
正等待着明月去点亮

本报电话 订报热线（027）965888 广告咨询 88567849 编委办 88567046 融媒体中心 88569628 编辑出版中心 88567468（夜） 区域新闻中心 88567456 文化新闻中心 88567338 武汉新闻中心 88567429 经济新闻中心 88568165 印务总公司 88568830（生产管理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4200004000004
邮箱：hbrbtxyyd@sina.cn 政治新闻中心 88567361 视觉新闻中心 88567399 社会新闻中心 88567376 评论理论中心 88569244 农村新闻中心 88569264 群工舆情中心 88569248 体育新闻中心 88567068 本报印刷厂印刷 零售每份 1.50元 定价：每月 41.50元 印刷质量投诉电话 88568844